遍志堂經解

口 12
1411
201

1411
卷 20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二

商書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宗舊學于甘盤恭默思道至誠所召必有以開其先矣故形於夢大抵誠則一一則通不誠則二二則隔惟至誠者志爲氣之帥見之於夢無非兆朕之先故夢得說遂信之而不疑使百執事營求諸野而果得之常人誠不存志爲氣之役心志不定所形於夢顛倒錯亂其敢自信乎其後如武王言朕夢

協朕卜皆周禮之所謂正夢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此爲君之常也免喪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民拭目觀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爲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闇弱胷中無所主而不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闇弱之形已見於外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此高宗之羣臣默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高宗之不言羣臣果何所見而知其明哲蓋高宗雖不言其中之發見者羣臣固得而窺之天下之理惟知與不知耳知則爲聖人不知則爲常人孟子所謂先知先覺知則明哲矣明哲之理天下爲一當以至公大同爲心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作則之意也高宗祕而不言則後覺後知何以取法以此觀之高宗不言之中自有不可掩者維持天下於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哲之士故見高宗於精微之間也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首出庶物故羣臣承之以爲法也高宗不言至於
免喪羣臣皆引領側耳改志易慮以聽號令之新
謂王之言一出而爲命其重至矣不言則何從而
稟王之令乎望高宗之言如此之切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
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羣臣望高宗之切高宗猶不言方作書道其所以
不言之意而誥曰我以眇然之身臨天下之大常
恐不能自勝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
入聖作德之門也堯舜二典條目至多其理不外
於恐懼常情懈怠弛慢是以流於庸愚而不自知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德至於此所謂類也高
宗安得而不恐乎惟高宗深有恐懼之心是以不
言不言者眞見其難也見其難而圖之恭默以思
恭默之時不容言傳恭者敬也默者用志不分也
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此作
聖用工之實也此心純一不二與天地無間矣是
以形之於夢若接上帝受良弼之賚蓋高宗此心
去天不遠見天如在目中耳恭默思道此心如何
哉能體此則見上帝矣天既以良弼代言所以不
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得良弼於夢乃繪畫其形象遍求于天下使高宗誠心未至其敢以夢自信乎惟至誠求賢之心切精神交接故兆朕之見非若偶然夫高宗固自信而百執事亦信之而往求不以爲誕者高宗信其心羣臣信高宗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應高宗之求皤然居相位而不嫌高宗憑一夕之夢即倚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堯非不知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歷試以諸難之事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過略以高宗觀之堯似失之過詳此兩事當以孔門二子觀之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淵復請問其目曾子以一唯悟道如高宗之以一夢信說顏子以問目求仁如堯之以歷試舉舜二者本無二體夏葛冬裘各宜其時堯之舉舜顏之問目可謂詳審曾子之唯高宗之夢可謂直捷蓋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顏子問仁曾子則夫子自告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信而後諫雖人臣事君之常高宗望說之久一旦

得之其渴求傅說教誨之心如何哉如舜命禹曰
臣哉鄰哉一朝不可忘也又云朝夕者工夫相接
續不可頃刻間斷學而時習之意也高宗見道明
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
三句皆資說之意而一句切於一句金不就礪則
其鋒不利矣金無作礪之資其害至於不利而止
巨川在前非舟楫其可渡乎巨川無舟楫之資其
害亦至於不渡而止大旱既迫羣心屬望以爲有
秋之獲者惟霖雨之作霖雨不作則苗將槁且無

食矣金之不利至川之不渡又至於大旱之不可
救高宗望說之彌切也大抵出於勉彊與發於至
誠者固不同也勉彊而爲初若有力意解而浸怠
故以漸而緩至誠所發稱其念而用其力得其味
而進其工始若淺而終則深馴而致之此聖人自
然之工夫也
啓乃心沃朕心
謂傅說當開啓其心以澆灌我之心沃之爲言有
沃敎之意想傅說一言高宗神受心領如水之沃
熱高宗未言之時羣臣之望之者亦然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也不然是未信而諫也高宗慮說守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即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明猶藥不猛烈則疾不愈也學者爲學亦然能容難受之言斯能去難除之病其求諫之心又切於前數語矣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暗而無所見者譬如跣足之人苟不視地即爲物所傷倘說爲目一時不可無也蓋高宗恐說視已爲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至此又命說汝不可獨盡忠諫而已又當率爾僚屬同心協力以正救其君庶幾使我能率先王能迪高后以安康天下之民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謂恭默思道而夢帝賚予果得之於旁求遂得以伸望諫之誠亦一時會遇之美終云者望說有以成之汝當敬我所以望汝之意則庶乎其有

終高宗眷望傅說至篇終總而告之其懇切又如此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傅說以匹夫一旦居相位高宗責望如此羣臣必且聳觀以爲有奇謀秘計新人耳目之論而高宗蓋已用工所欲聞者實論耳從諫之說雖若常談乃實論也然人臣進言貴於濟其君所不及高宗導導納誨之命說復以從諫告之如文帝之朝言恭儉武帝之朝言征伐豈所謂濟其不及乎蓋容納君德之至大憂其不足不憂其有餘惟恐高宗之虛言說必欲挽而至於舜舍己從人禹拜昌言

之地如學者受益已有益矣復受人之益而不倦何惡於過哉高宗根本之善在於納誨既從其本根而告之又借物理以開悟之使其不忘於根本之地朝夕培養而日厚也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以納誨責之於說說陳反已之理謂吾君切於求諫但患吾君不至聖人之地耳若克至聖人之地雖不命之以諫誰敢不祗順吾君之命以諫諍乎蓋主聖則臣必直能爲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此乃充高宗受諫之量使廣大耳高宗本欲責之於臣傅說乃使求之於已學者當以此意觀之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

高宗初得說說初見高宗故上篇所言姑及大略至是總百官已任相位矣乃進而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自本原而言之也夫明王奉順天道以立邦國都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公卿大夫師長以承其上夫豈徒畀人君以安逸之具哉正欲人君不恃一已之尊常憂勤以治民耳後世不知其意徒見后王君公以下無非仰承一人而一人可以安然而無事自逸自豫何所不可則天佑下民立之君師者果安在哉自一人以下以次而至大夫師長相與共任亂民之責此爲君之綱目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言治民之綱目也謂高宗欲治民當法天之聰明天之聰明至公無私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明哲者即天之聰明也一理流通天與聖人本無間高宗之明哲本足以作則若不必憲天也蓋明哲之在高宗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引之而

深積之而明憲天聰明非自外求不過從其固有者擴而充之耳傅說此言正欲充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也高宗當於憲字用工君既憲天則與天一矣爲臣者安得不敬順爲民者安得不從治端本澄源蓋出於一人之時憲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夫言之形於口其初不離毫末或過則羞辱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皆出於口故於未發之前當思其可以起羞必罔有逸言言滿天下無口過可也甲胄者備禦之具也備禦嚴而無隙之可投則姦宄不生戎兵不起如人身被甲胄周覆然後鋒刃不可入故於甲胄當思起戎之患也此出於己者戒其失之在人也章服者賞人之大權也赤舄衮冕所以錫予而不當悔則無及故必於在笥之時謹其用也征討者罰人之大權也興師動衆加人之境苟不審其罪則彼將有辭惟干戈省厥躬言不可輕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察諸己也上二事人加諸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誠戒是信王之能用其明矣如日月在天無所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或遺何

足爲日月之明老氏之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但云吾心湛然而已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於實如口如甲胄衣裳干戈皆事爲之粗也天下之理本無精粗粗者不蔽而精者洞然矣知羞知戒於未起之前知衣裳知干戈於在笥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所謂能用其明也自是推而廣之於數者之外信其無一之不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國家之興亡治亂繫於羣臣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戒官或及於私昵爵或及於惡德是出於私意

也出私意則非憲天聰明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則官與爵本天之所有豈人君得而私之哉既不可私則當於賢者能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賢也亦宜官爵既當賢能則其爲憲天聰明也大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事之理也非明善擇善之謂也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則善爲有用否則雖善何補如貢之法非不善在夏之時則善周用之則非所宜矣故凡舉事當從時以合夫聖人時中之道此憲天聰明之用也善者理也時者機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口與甲冑衣裳與干戈各有以戒之矣官爵當於賢能矣舉動又有得於慮善及時之義矣皆憲天聰明之效也此之善乃天之善此之功乃天之功苟有之矜之則私已之心重非所謂憲天矣烏得而不喪之乎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夫一日二日萬幾若事事物物欲其有備當無心而順行乎事物之理則有該通之道苟欲取辦於一人之智術能幾備左則失右備前則失後矣惟憲天聰明則自然之理順隨事而處

事所以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人臣於君尊之如天仰之如神尊卑分定安有敢侮之理用人非其道謂之啓寵招權納寵之門既啓則朝廷之勢不尊其納侮也固宜過來可恥也恥過則非自此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坦然明白何恥之有苟恥而文之則其過愈多諱之於已是增一過也歸之於人亦增一過也過愈轉而多矣無恥過作非不使過心相續也恥則過與非相續而不已當持敬心以默檢之蓋敬則憲天聰明而無間矣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也謂之居者不出本位於其所當止出之則政事雜而不醇矣蓋出位而爲政事乃私意也私則非憲天矣惟政事於其所居而出則無駁雜之病此憲天聰明之效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親孝心之至不能自已故典祀豐昵皆持心之厚觀過可以知仁者也高宗之過乃過於厚天下之理不及固不可過厚之事若無害然其實亦不可天秩有禮不可增加豈容過厚傳說所以就其過而正救之在高宗有細微之過在傳說有精微之論蓋天之聰明乃至公無私之理祭祀之黷私於其親非所謂敬則公理不存而我與天有間矣何則祭者禮所自出祭之黷則反褻而至於煩亂既非憲天聰明豈可以事神也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高宗聞傅說之言自知其失心領神受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自不覺而曰旨哉得味之辭也乃言可佩服而行使爾不良其言則我何由有所聞而見於行觀高宗此言則嗜言而其用力可知矣旨其前而將嗜其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諫心領神受正傅說正君定國之時襟量淺狹者必將自喜其言之售欣豔稱贊不知手舞足蹈謂堯舜之君不過如此君樂於稱贊亦謂天下事若此足矣說非特不稱贊之方且謂知之爲易行之爲難君不可以爲既已知之能事畢矣尚有無窮之工夫其氣甚平其言甚徐王果能信行不以爲難則方信王能合成湯之德期以至難之地待高宗豈淺淺哉至此而說不言乃說之過今之不行則過在王矣責望至此高宗豈可以旨說

之言而遽止耶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三

商書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此篇傅說告高宗以聖學之工夫也高宗恭默思道夢賚審象及得傅說爰立作相朝夕納誨望其成就之意切矣說之所以告高宗者有次第首見告之以從諫總百官之後告以治道大體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各有條目高宗嘆其言曰旨哉蓋得其味以為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旨哉有適饜之意說見高宗領略之易恐其行之不力故言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然後高宗慊然若有所失知旨哉之外又有無窮之理在踐履之中將講學以求之乃以腹心之言告說云我舊嘗學于甘盤學未及終一旦舍之而遯循其蹤跡而求之至野而問已入于河至河而問已往于亳蹤迹泯滅終不復顯求甘盤之切為學之心可知矣趨向定於甘盤乃小成也承續之工以至於大成者可不賴傅說之訓于朕志乎大抵人之為學未知味之時而失其師視之若輕既知味之後而失其師則如中流之失楫方飢而奪之食方渴而奪之飲高宗之望於傅說所以甚急也自甘盤言之何為於高宗之學未成而弃去此甘盤之所以為深挽高宗於有成也使甘盤常在左右則高宗之心有所倚不復有進步之機惟翻然引去高宗皇皇則其進步乃有過人數十等者故周公留召公獨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不曰傅說者蓋發源開端皆甘盤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高宗求說之訓又設譬以開諭之醴之未成米水而已必得麴蘗而後為醴羹之未和牲牢而已必得鹽梅而後為羹人之一身百理備具親近善人則氣質日趨於善苟無人以成就之不過天地間

一物耳

爾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邁乃訓

學問之道相需而成有高宗之質而無傅說之教固不可有傅說之言而無高宗之聽亦不可如師弟子之間師有成就學者之心學者有承受教誨之質故謂之交修言教者與學者互相發明誠意相接也高宗謂我期汝以交修之道汝不可以我弗類之故而弃我爾之訓予惟克行也高宗之意蓋舉說前言王忱不艱惟說不言有厥咎之意以感發之說前日恐高宗不能行爾今高宗謂我能行爾訓汝而不言則汝之咎也交修亦有交徧之

意使說左右前後輔翼之義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始也傅說恐高宗領略之易而行之不力高宗既已經歷欲下無窮之工夫傅說於是以聖學無窮之理告之夫人君之求多聞非徒以助言辭爲觀美而已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則學問本爲實用時惟者決然之理也學之於古人之訓乃有所獲有獲者求其實而可用者也人之自恃而不知學古者必謂前言往行古人陳迹耳以兩端推之性理

之論古人言之精微而非淺近之說學性理者捨古訓則無所得政事之論古人言之明備而非迂濶之辭學政事者捨古訓則無所得事不師古欲求長世非說之所聞也蓋學問之淵源不可臆說其辭之嚴深見古之不可不學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敷陳爲學之本末源流也遜志者爲學之初必先虛心下氣方可以受天下之善志不遜則與爲學之工夫相背矣自古聖賢爲學無不自遜志而入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即遜志之形容也學者居父兄之側心必虛氣必下洒掃應對之間無一毫

傲慢之心徐行後長謂之弟所以去道甚近故爲學當辨其心之升降此心一升則必高傲必滿假而其心已實矣自其心之升則去桀紂之路爲不遠此心一降則必卑遜必退抑而此心始虛矣自其心之降則去堯舜之路爲不遠然所謂降心者非放下之謂謙沖和易學者用力則自見矣既能遜志又必孜孜不怠以充養而擴大之時敏之務者乃學而時習之之意人之爲學自朝至夕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一時不修則天命不流行矣私心間斷安能時敏哉既遜志又時敏已之所修進進日

益如井之泉愈汲愈來循至日日新又日新之地
理之自然來者源源自生之意也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時敏知此理者多持此念者少信能念此如
念茲在茲則知所用力然後道聚於其身學者讀
聖賢之書聞師友之教豈不欲從事惟不能篤行
所以乍出入乍信疑苟信之篤無一毫僞心則所
謂允懷也而道積於其躬矣夫道固有之理也非
自外來本未嘗散何以謂之積況是理浩蕩無窮
無極非可以一二而積也是心長存無有間斷則
道自然參會貫通聚而不散耳行之不著習之不

察則道自道我自我視道遠而非近散而非積行
著習察則人能洪道我所自有者日積一日矣故
今日見其淺它日見其深今日見其晦它日見其
明非道有淺深晦明之間造道之序也欲識積厥
躬之義者當以此意求之
惟斆學半
此交修之義也大抵教人與受教者其功各半師
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自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
來者自悟聖人之教人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
指之助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自古聖賢著書垂
謨載之方冊其教止及於半其工夫之半學者必

自加講求之功故離羣索居固有孤陋之害處師友之間朝夕漸磨亦有倚伏之害蓋全倚師友不自用工其害愈大甘盤所以去之說之言及此亦恐高宗全倚之也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典常也謂當使心長在學內毋使心在學外大抵為學不可謀利計功當一意向學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斯謂之純苟謂今日所修幾何明日所修幾何安能至罔覺之地惟一意於學不計德之修而其修不自覺夫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之謂聖矣復使之監于先王者蓋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學者所以學是理也先王本不能違是理則後人其可以違先王乎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為學之工已極其至於是時復監于先王乃始可以無過乎自遜志至罔覺為學之道本末備具德盛仁熟取之左右逢其原縱橫運用自我作古可也殊不知始終為學之工夫既深既至造其成矣苟以先王為不必監則是心之滿前之工夫悉不足據一身之中無非愆也傅說論學而以監先王終之所以舉其終身之所用力而得之者置於若無之地而

學問之道備矣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可謂盛矣

皐陶止曰帝德罔愆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廣求賢人布高宗德意於天下也謂高宗果能用

工如上所陳說用能敬承上意求賢以共治蓋心

既正然後四體可舉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高宗能爲前此事業則天下共仰其德此高宗之

能事也高宗乃謂皆傅說風化之所及我無與焉

以此見高宗已得傅說遜志之道矣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有手足方可以成人有良臣方可以成聖高宗

刻不能忘傅說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

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伊尹在成湯之時居保衡之職興起我先王而伊

尹自任以天下之重至曰我不能使君爲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辱莫大焉而一夫不獲其所則

引咎歸己以爲我之罪而負君民之責其心至誠

廣大遂能輔佐我成湯至於與天無間所謂至誠

贊天地之化育也夫伊尹之用心如此爾傅說當

明白一心以事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有商之家方
高后未聞行之惟艱之言見天下之理若盡於此
說於是時深恐高宗自止及既聞之乃見天下之
理無窮高宗於是時反恐傅說自止而望之以伊
尹之事前見傅說告之之深此見高宗求之之切
君臣相與於無窮之理交修之至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高宗言我爲萬民之主非得賢者何以治天下深
知不可無賢自揆德薄何以致之然我固不足以
致賢而賢非后亦不能食蓋食土之毛莫非王臣
今凡食土之毛而爲我之臣者尚有君臣之義我

雖德薄無以致汝汝亦繫吾食土之賢者若尚思
君臣之義思食土之毛之意庶幾皆來輔我言君
臣相須之意愈切矣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高宗用力如此及成湯而安民有餘矣而高宗兢
兢然惟恐未能又以望之傅說此其不能自已期
說以交修之義卒相與而至於無終窮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休命
高宗既已進德尚發交修無窮之說其造理極矣
傅說於此無復可言者但曰對揚天子之休命而
已

高宗彤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雊雉

災異有二天必待君之過形見暴露然後出災異以警懼之此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絶不通飛潛動植皆失其宜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爲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應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速高宗祭成湯而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以高宗之爲君豈其有異蓋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繼之以憲天之功德與天合故於祭祀之間略有過愆飛雉隨而應之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厚亦過也傳說中篇言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已知高宗之偏在此旨哉惟艱領略警省之次第深矣而此心終難除於彤祭之間復有過厚之意人之氣質偏於厚處最爲難變乃知行之果惟艱也彤祭者祭之明日又祭在殷曰彤在周曰繹所以祭之明日又祭也古人祭祀誠意純一雖祭罷之後誠意猶不散蓼於明日又祭又以祭祀養我之誠意如采蘩詩言僮僮祁祁祭祀時誠意固如此至於歸時又且舒徐和緩正此之謂若

常人作作乍輟何足對越天地哉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欲諫故先言古先格王或遇災異不敢宅求止於一身之中正其所行之事所謂乃訓于王者蓋祖己先大綱自說古先格王遇災異省厥躬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義理也謂天監視下民其所主自有常理至公而

無私厚薄高下善惡皆合其宜即常理也理無偏全氣有厚薄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安有一人之不同此理者大哉乾元品物流形無非純粹至善之端初無所謂天也而受其氣者有不同故或永或不永非天夭之也民於中間自絕其天命耳民有不若德者是不受命也所謂不受命戕賊其情者也及天以罪戾降于其身又不能順而安之小人窮斯濫也不知天既孚命正厥德矣既字最當看言民雖不聽罪天既有定命無毫釐之差矣乃曰其如我何祖己言之而復嘆乃指高宗而告之曰王所主者止有敬民君職所主在於此耳司字

下得有力司者存之謂也天下之民無非天之胤
嗣不可有一毫私心間之於其中而分其疎遠天
下之理所以立天下之宜人君順其理稱其宜於
大公之中司民之際知天胤之均一典祀而可以
豐於昵乎苟有所豐則此心私矣此篇爲雉雊而
作進戒之言不及災異獨指大公之道以示之蓋
高宗天資聰明非如昏昧之君必於其過而提之
大公之道既明高宗已省知其胷中有不合理者
矣此古人之善正君者後人謂祖己諷諫不敢直
言不知高宗乃從諫之君而祖己與高宗皆已嘗
用力者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商書

西伯戡黎

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紂在上爲惡
日增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
地近王畿而輔紂爲惡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祖
伊紂之賢臣見黎之既爲周勝恐懼奔走而告
于受奔走有倉皇之意當時上下化紂之惡莫知
危亡之至惟祖伊於醉中獨醒恐懼而告西伯非
文王乃武王也周國於西是爲西伯史記載紂使
膠鬲觀兵膠鬲問曰西伯昌爲而來則武王亦繼

文王爲西伯矣孔子序書言始字最有意言始者見周人前此之無心也始咎周者見商之咎人而不自反也天下之理不兩大周日盛商日危文王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天命未絕周無伐商之心今天命已絕周人不容不乘黎商人始知周必伐商是以始咎周以此見周於未乘黎之前文王武王事君之心如此可見周之至德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天子者驚懼之情呼君而告之也天既訖絕我殷

家之命殷之賢臣自言天命之已訖則周之受命決矣格人與元龜皆罔敢知吉商之格人非獨祖伊微子之徒皆是也自古觀興衰皆參之以卜格人與元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先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天於後人未嘗無相助之心惟紂驕淫荒戲用以自絕其天命自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今我民兄弟妻子離散無一飯之安其情之搖可知矣又天性迷亂不自度不遵上之典法民至於此莫知有君也雖然民之棄商耳何以知天之

棄商民棄之即天棄之也天亦何心於棄商故天棄我曰故者天實有所因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祖伊言之至此有恐傷窘窮之態時日曷喪之謂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之言切矣紂反自嘆息我生豈不有命在天天命方歸之時聖人猶曰命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之後紂乃曰有命在天乎此興亡之道也

故國之君禍患已至目前猶不自悟西伯既戡黎紂方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眞不知命者也此言之出其沈湎之甚可知矣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祖伊奔告猶冀其可以急救也紂之緩如此反而嘆曰乃罪多參在上言不可掩也乃何以能責命于天大抵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爲可耳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然後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溫良恭儉讓然後敢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康人其如予何夫大人與孔子之責命於天其德蓋與天相似今紂罪參於上乃敢責命何不思之甚邪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商之亡在即矣指紂朝夕所為之功而言之無非

喪亡之事業也人共起而誅戮爾邦矣祖伊言之

至此雖痛哭何可已也商家覆亡指日可待固非

祖伊之言所能救然當時賢人如王子微子箕子

膠鬲可以輔相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基業日深

矣紂於此有能輔而之善則前日不敢知吉之格

人今將以吉而許前日不相之先王今將陰隲而

默佑前日棄我之天今將昭監而眷顧周德雖盛

以服事殷又何求也一篇大意當於商始咎周求

之如孔子序書言始咎二字固所以形容周之盛

德不得不如此若商臣於周所謂不共戴天之讎

何祖伊之辭無一言及於文武謂祖伊方責之君

不可以責人而反曰之際亦無咎周之辭何也周

將勝商而商人無咎周之言周之至德與所以由

乎大公之理者可想而知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此書之作深悼宗國之將亡而有志士仁人之意也大抵治亂之分觀賢人君子議論之所在天下有道相與謀議於朝以輔翼其君天下無道相與私議於家而各盡致身之道非得已也使微子與父師少師在唐虞時必與稷契皐陶都俞於朝廷在成湯時必與伊尹仲虺陳告於君前不幸遇紂諫之不聽進不可也不諫不能退不可也進退不可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拂其節聖賢處心至

此則紂之時可見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三仁之意即此一篇可見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自此而下皆微子憂商之亡而議論其所以敗德之故讀此書者不可以忿嫉觀之當深體其憂惻之心則一篇之中無非憂惻之辭乃三仁發言之本心也其者疑而未定之辭或者疑而非斷之辭曰其弗或亂正者商家亂亡之證已昭昭不可掩矣安得尚謂之其且或乎蓋紂之不能治正四方固已決然微子望其君悔過之切冀其一旦豁然開明能治天下故不敢斷然爲已定之辭謂其

不能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祖成湯之爲君致其功烈陳于上世昭然可考今乃沈湎于酒酒之亂德自然亂敗而不知夫沈湎本紂所自爲今微子以君爲心以國爲體雖紂之沈湎同其設心若是想紂之爲過其心焦然不寧恨弭其過之不早也敗于下與陳于上爲對祖宗之功參列在上紂沈酗于酒敗厥德于下可謂忝厥祖矣微子深歎之辭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夫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爲之法度以防閑之則

邪心不萌如隄以防水則無泛溢之患苟無所維持則貪冒無厭爭鬬無已水決而橫流不可禁止矣今商之民無小無大皆爲草竊姦宄而且好之足見其心之無所畏忌而紀綱法度之盡廢也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草竊姦宄小大猶好之卿士師師非度習以成俗亦其宜也非度不合法度之事也唐虞之朝非不師師乃師師而爲善善之所在何惡於師師惡之所在乃師師相勉是爲惡之力方進也如見人宮室華麗從而師其華麗之類是師師其非度而相則效以爲惡也君臣上下同惡相濟見惡人皆其

臭味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有罪之人反覆匿之使執法者不得以伸其法是以不可恒得蓋犯罪者皆有所倚也倚人君爲惡可以避罪倚權臣爲惡可以避罪雖有三尺將奚攸用亂世之象明矣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亦亂世之證也君者能羣之謂也君能羣則天下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睦之不暇何敵讎之有君不能羣則民至於大陵小彊陵弱爭鬬侵奪方且興起以樂之所以促天下於淪亡也夫草竊姦宄而至於好非度而至於師師辜

罪而至於不可常獲敵讎而至於方興而爲之本
原盡出於紂一人之沈湎而敗厥德是以臣下化
之紛紛而不可遏可不戒哉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商之喪亡無日國家宗社泛然而無所止也詩刺
幽王涓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微
子痛悼傷愍商室之亡其情如詩人無聊之態言
之至此可勝嘆哉

殷遂喪越至于今

微子深嘆商業之大至此遂喪伐紂而寒心也是
也孟津之會未成牧野之陣未布何以知商之

遂喪蓋微子賢聖之見以紂傲然酒池肉林之間
雖擁如林之衆知其理之必亡憂慮之切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再言之心憂而言複也微子無聊之甚愁悶憂困
謂我今如狂疾之人無所復知吾之在家見紂所
爲言之不聽不忍坐視如耆耄之人無所致力欲
逃于野使耳不聞目不見爾一身若無所措至此
已無可奈何矣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爾父師少師乃無一言教我指示以理之所長使
我得爲謀身之計商家萬一顛隕隮墜將如之何

傍徨之辭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微子與二人對語獨父師言者賓主相對之言也

王子云者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沈酗者紂與上下自墜於昏迷之地所謂自絕也豈天之爲哉乃以爲天毒降災者箕子忠厚愛君之心也蓋沈湎于酒雖紂自爲之而箕子不敢指絕其君歸之於天尚期紂之悔悟也可謂忠厚之至矣紂之歸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爲長惡不悛之心箕子謂天毒降災則無害其爲愛君之心歸咎於天雖同而其所處則異也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亂亡之證莫切於天下之越名犯分而其終至於無君父況於耆長舊有位之士其咈而不顧必矣其弊皆起於畏心之不存始之無所畏終至於無所或畏雖有當畏者亦不畏也語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心一畏則天命大人聖言無所不畏矣此心不畏何有於天命大人聖言乎以紂觀之沈湎于上小大爲姦宄之好卿士有非度之師小民爲敵讎之興略無一毫畏心其咈耆長與舊有位之人固宜箕子代紂寒心之辭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古之至嚴者莫嚴於宗廟犧牲用所以寓敬神之意至嚴之中尤當敬重而不可少犯也今商民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災則當時之紀綱法度一切掃地可知矣此舉其大者言之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惟皇上帝昭然在上監觀商民非不明也商民方且相與朝夕用工者惟結怨是尚聚斂是務多召敵讎讎斂之召勇於爲之而無怠倦之意大抵善惡皆有不足之理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召敵讎不怠凶人之不足也紂爲惡之不息特其機之不轉耳使紂能反而爲善則兢兢爲堯舜孜孜爲禹亦前日爲惡不息之力耳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是以天下之多瘠無所詔告多瘠者困窮之民也君爲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大臣爲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夫上下俱爲惡如出一人矣瘠雖多何自而詔告也雖然君者天下之源也紂濁其源臣下安得清其流乎罪合于一倡之者紂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此箕子不欲去紂與國存亡之意也志士仁人之心於此見矣謂商今其將有災乎我當興而受其敗亡之禍若商果淪亡我終身決不爲人之臣僕矣然商家不可絕祀告微子若出乃合於道庶商家有奉祀之人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箕子謂我舊在帝乙之前嘗言微子可立紂不能無疑微子之心是我舊日所言今反爲子之害耳箕子之意尚欲彌縫諫紂回其惡而之善何以知之箕子謂我之言所以不行者有舊云之疑也微子之言所以亦不行者亦舊云之刻子也今王子

若逃亡于外則紂腹心之疑已去而我之言無所避忌庶幾可入萬一聽從亦一機也若王子弗出我雖言紂必不聽我亦受害喪亡無日矣欲微子速去以盡此拳拳之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各謀自安之理無愧於天無愧於心無愧於人自靖之道也人能反之於心而安則質之鬼神而無疑所謂自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如比干之死各反之於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何愧於先王哉此箕子所以安於不行遯也此心既安天地神明之理無外於此苟此心未盡指人情以爲安反

之於己有所違礙乖戾則欺天地鬼神矣箕子謂
我當以身徇國與國爲存亡視微子不同也此所
謂各行其志而孔子皆以爲仁也要之比干爲最
難自謀所安須識此心之正有一毫之私則安非
所安矣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
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

序言武王十有一年伐殷經文乃言十有三年先
儒謂武王觀兵三年非也使紂天命未絕人心未
離武王觀兵乃與後世僭亂之人同即天命已絕
人心已離紂自不可一朝居於位豈待三年而後
伐哉以一月戊午與中篇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觀之可見其同一年之事非序之誤即經文之誤
耳一月者孔子序書深寓春秋之法也春秋十二
公惟定公無正蓋以昭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舊
君之天命已終新君之正朔未告故不書此書一
月者亦謂當時殷之正朔已絕周之正朔未頒故
只云一月又以見孔子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
計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大會于孟津

大會八百國之諸侯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嗟之一辭武王深見兵爲不祥之具也使武王率八百國諸侯及友邦冢君御事庶士之人爲朝王之行正也乃相率而伐紂豈武王之本心哉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警嘆之意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推本原而言之也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者人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曰萬物父母也人爲萬物之最靈者一元之氣覆冒初無厚薄得之偏者爲萬物也元后又是人之中實有聰明者亶者誠實也非靈之外別有所謂聰明不失此靈耳不過精粹清徹故爲元后元后乃民之父母必思與天地同功輔相裁成贊天地之化育也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綱攝百王之標準學者通此則六經之義百王之道皆可參貫矣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

推原紂爲惡之本也惡有所本而流派則不一矣

紂之惡本於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乎天雖在上紂既不敬謂蒼蒼者塊然之物耳則蠢然無知之民何難於降災爲惡如是方且於惡之中日用其力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敢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忌憚也紂之惡此心不過於私而已惟其私故但知七尺之軀外此皆壅蔽隔塞所惡者極其惡及其族而後已所愛者極其愛及其世而後已學者欲知仁可於此子細看大抵公則有節私則何節紂全用私心故喜怒皆到極處既如此但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如賈山言率七國之衆以奉始皇一人猶不足也焚

炙忠良刳剔孕婦天理滅盡人所不忍爲者紂亦爲之矣故皇天從而震怒天本無怒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也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遂命我文王肅將天威以討紂肅將敬將也言天命非敬則不能將肅將乃見得天威若毫髮怠惰便是人欲非天威矣紂之惡在於不敬上天文王之興在於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者天既以君師之

職付之文王已獲伐紂以除害是大勲之集也使文王能化紂使改過亦大勲之集也二者皆未遂所以大勲未集也遂使子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者觀紂之所爲於商地也惟受罔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謂安然居處上不思祖宗之業下不思天位之重乃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如人上棟下宇不復思省皆夷居也紂之惡人皆知之但其閑日爲夷居者甚多此乃蹈紂之域而不自知也紂夷居之中犧牲粢盛盡於凶人所盜亦不思有以治之天之覆亡可見矣方曰吾有民有命紂之所謂民不過林林之民紂之所謂命不過居人上之命民與命非不可恃但紂之所恃乃其虚者耳是以不知懲其侮慢之過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申言天所以立君之職分也天之所以立君師者兼治教之職惟其能助上帝寵綏四方而已言紂之反此也今我更不問有罪與無罪我曷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志即天心也蓋武王與天爲一非有所利亦何敢計其有罪無罪但恭行天罰而已若計有罪無罪便是私心非本志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度者有計較錙銖之意何也蓋肅將之舉固一順乎天理然天理又非汗漫無考之謂也密察之工乃所以爲天理之不忒故力之同必度其德德之同必度其時措之宜武王至此足以見將天威之肅也蓋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秤量德義者公也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人心本同紂無以一之故億萬人惟億萬心武王有以一之故三千人惟一心也爲君之理繫於人心而已人心之離獨夫也人心之合天子也商紂之罪已滿盈天命誅之若弗順天其罪與紂均矣大抵公之與私天理之與人欲不外於當爲與不當爲之間紂之惡爲其所不當爲所以爲逆天武王既承天命則當爲也若不往伐是不爲其所當爲亦爲逆天罪豈不與紂同乎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湯所謂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使武王有一毫愧心必不能對越而爲之矣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

天人之際也武王至此言尚庶幾輔我一人聖人臨事之心也永清四海四海本滴而紂汚之伐紂四海即清矣君者四海之源也時哉不可失武王見天已的謂此天時灼不可失正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書

泰誓中第二

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至中下篇先及西土者立法自近始也當時八百國諸侯雖以義從三令五申之際尚視諸侯爲友邦未敢以軍法例約束也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已渡孟津次于河朔而與西土之人立約束也伐紂之時八百國諸侯以至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莫不畢會何以獨指西土有衆蓋諸侯雖以義

從未敢即行約束遽有君之之意故自西土之衆而誓之至下篇言西土君子亦見武王之不敢自尊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聖賢之言未嘗不精微當朝廷則爲詔誥當祭祀則爲祝冊當用師則爲誓命矢口成言無非此理武王誓師及夫工夫之精微者其所發一也人心本不息如天之行健在用之善與不善耳用之爲善此心固惟日不足用之爲不善此心亦惟日不足知可欲之爲善故思日孜孜凶人戕賊其良心善端或幾乎熄矣猶雞鳴而起孜孜爲利其孰使之然哉深以見此理本未嘗息人誤用其心耳武王亦嘆紂之不足本是一理惜也不用之於善歟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力行者行之有力也

播棄犂老昵比罪人

犂老所當親近者反播棄之罪人所當斥絶者乃昵比之好惡遠近俱相反者紂之心相近與不相近故也犂老者元臣故老有羞惡之心望望然去之如微子去之是也罪人者天下之逋逃紂爲逋主萃淵藪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也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人之陷於爲惡而善端猶存則惡力尚淺不至於肆惟私欲叢長若火燎于原故肆而莫知所禁君者民之樞紐君然則臣下化之必然矣此與惟臣欽若惟民從乂不同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此見小人無黨甚明蓋公則一致私則萬殊君子以道義相期所以越宇宙而同心小人本無公心朋聚則相妬而作仇至於脅權以相賊害然小人自相仇滅何以至於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蓋小人既以私而相害則無所復顧必至流毒及民故無

辜者呼天也唐李林甫楊國忠初以利相爲用後亦以利相傾覆初時不過上面三四小人自如此其禍卒延及無辜社稷顛覆生靈塗炭人民怨咨之極無所告愬是以呼天大抵爲善至於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於極則穢德亦彰聞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

惟者言愛民者天之本心奉天者君之本職自其源而言也有夏桀弗克若天不順天之本心不盡君之常職也既不知有天安知有民故流毒下國而不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之罪浮于

桀矣何以驗之下文列數者是也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庶兄紂既無道至於剥害其處兄弟之間可知矣聖賢論人之惡多於根本言之蓋於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賊虐諫輔者輔弼大臣之能諫者也謂己有天命認爲己有便見紂之不知天命天命者天下至公之理安可以爲己有乎本原既如此錯後都錯了故做出下面許多事敬雖天之理謂是擎跽曲拳耳何足行乎祭雖禮之聚謂是虚具耳果何益乎

私己既甚視民如草芥自然以暴虐爲無傷此四句只是一箇道理只緣根本錯了大抵既萌己有之心則出辭舉足無非私意學者於此當用克己之工爲毋我之學己既無方知天命之精微也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夏王之監惟武王見其切近而不遠若紂則西伯戡黎紂尚不能知況三四百年之夏王乎

天其以予乂民

其者不敢必之辭也有以見武王之識天紂天命絶人心離尚責命于天武王天命已歸人心已輔乃不敢斷然必天之以予乂民武王造周蓋在此

語也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武王之夢非常人之夢武王之卜非常人之卜心與天地通合乎幽明通乎鬼神見之明的無一毫不盡彼此相符襲于休祥方敢言戎商之必克亦以見聖人之舉事其圖維周旋如此其詳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天尊地卑其位素定人君有道天下一心以事上固其宜也惟紂天命去之人心離之夷爲獨夫雖有億兆之衆若等夷之人君之之理已絶所以離心離德而武王得以伐之也何者臣無伐君之理

使紂爲君則當以尊卑論既不謂之君則當以衆寡論紂一人之身雖有彊力何以當天下離散之心紂於億兆之中一人耳豈能獨存武王之臣雖止三千皆同心同德無毫釐之間其與紂臣不相繫屬各自爲心者不同此周所以興也紂之所以亡也是時也友邦冢君西土有衆微盧彭濮罔不咸在武王獨舉十人何邪蓋十人者當世之望經綸開濟之才去武王不遠爲天下之耳目十人心德既同則友邦冢君以下皆同可知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此天下離合之實理也當寡助之際雖骨

肉之親且至於自叛則親者若親而實疎當多助
之際惟仁人之心皆至於感順則仁人若疎而實
親紂之親非不至也無道以固之微子之去亦不
能保文武之興海濱之老一旦歸之則仁人反過
於親之愛周也人君本源澄徹見親與仁之相去
其理誠不在形迹非謂親果不如仁人也徒有親
之名則不可倚矣宗族盛大交互相錯無道以屬
之猶路人也志士仁人進在朝廷共興治道則通
天下爲一體自近及遠由親及疎一德一心豈非
親之本乎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天之視聽自於民也天高高而在上民至公之視
聽天之聰明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百姓向有麗紂之過惡者今皆屬于我一人安可
不往武王之自任如此當時渴者求飲飢者求食
亂者求治皆委身於武王百姓不幸罹紂禍殃之
中此過之極也此天命武王端的處武王上畏天
下畏民自視以爲不得不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惟揚者激厲軍士振作其精神也當時八百諸侯
與西土之衆莫不同心恐其或怠故曰惟揚以奮

激之今已侵紂之疆界矣非多殺也其所取者不過凶殘此用兵之本意也我武惟揚我伐用張曰揚曰張皆暴顯發揚之意則知武王伐紂之心可以對越天地明著暴白無一毫之歉矣使武王有一毫愧心豈敢揚其武張其伐精神之發越如此乎于湯有光深見聖人之公心不獨見武王心又見湯心武王視湯如一體不以湯周爲兩家也以常情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之讎可也然湯之心即武王之心武王之事即湯之事湯黜夏命武王伐紂一也武王能體湯之心所以見其有光於湯也學者能體武王揚武伐張之意則孟子浩然之氣曾子之大勇其聖明矣何者行有或慊於心則餒此知反者也武王何以揚之張之乎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武王伐紂無一毫之歉則氣塞乎天地矣何以復警戒衆士不可謂無足畏寧操持我不能敵之心恐懼憂慼若不能勝者此勝敵之法也學者雖通前後兩段看則此又當涵養其積伏剛以柔養明以晦乃下工夫時也此正曾子大勇之心孟子浩然之氣也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懍懍若崩厥角

言民害之急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誓言將畢復提起一德一心之說欲其用志不分以成無疆之業何者紂之所以亡離心離德也周之所以興同心同德也前既曰惟一心又曰同心同德此復曰一德一心恐人心無常散失而不知勉也

泰誓下第三

湯伐桀止於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於湯誥一篇武王伐紂之後牧誓武成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成王之時周公攝政管蔡遂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夫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至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厥明巡師而明誓師行之誓也巡而誓之猶提耳而告之也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道甚顯初無容心但因其類而彰之耳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類相從也又非作一善天隨而降之祥作一不善天隨而降之殃聲氣相感祥自從善殃自從惡天於其上司其道而已顧諟天之明

命湯見天之明也天有顯道武王見天之明也不
知天者見天於恍惚眇茫之中不可致詰蓋盡其
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五常者綱維人心之道也一有慢心則爲狎侮武
王推紂之惡其本原在於狎侮也夫五常日用不
可缺者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森然在天
下當尊之畏之心有度事有則玩心一生則滅天
理窮人欲爲人所不爲矣太保作旅獒亦諄諄於
狎侮見狎侮爲衆惡之原也天下之理對立有存
必有亡有死必有生五常者人恃以爲生以爲存

者背其所生則入於死失其所存則入於亡矣所
以狎侮五常者又原於荒怠弗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
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
帝弗順祝降時喪
自絕于天自絕者天本不絕人人自絕於天耳結
怨于民結者言其非一惡盤結于人心也斮朝涉
之脛剖賢人之心紂至此天理已消盡矣人所不
敢爲者紂皆爲之作威殺戮作者作之有力也毒
痛四海者其毒遠及於四海也姦回之人非所當

崇信紂終日由於小人之路與姦回之人心同氣
協故崇信之師保者不順已而相禁制者宜其放
黜也典刑者與已異而相束縛者宜其屏棄也正
士箕子也箕子有愛君之心又有太師之尊至於
囚而爲奴隸可見其無忌憚矣郊祭天社祭地宗
廟所以報本反始也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
中不知祖宗心無所用惟知作奇技淫巧以悅婦
人蓋心既不用於郊社宗廟惟恐技之不奇巧之
不淫耳上帝不順所謂不順者天之於人君猶父
之於子豈有不愛但人君作惡與天道既背不得
而順之也祝降時喪祝者斷也天用是斷然降是

喪亡於紂逆天者亡也公羊言子路死孔子曰天
祝予何休注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至於臨利害之際又不得不戒臨事之時初心易
失方紂之爲惡夫人將一心以奉天討苟當殫敵
在前有畏怯之心亦是失初心苟見貨之多欲有
所圖亦是失初心見他人獲首虜之多而肆其殺
戮亦是失初心三者雖皆無之苟說是我欲代紂
亦非初心當於孜孜二字及恭字觀之孜孜者承
續而不間也恭者收斂而不散也西土君子與亂
臣十人固不至此而八百國之衆不得不丁寧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古人有言非武王之言也天尊地卑君臣定位若
撫我者即以之爲后虐我者即以之爲讎則君臣
反覆手之間可變古人之言何謂也天佑下民作
之君撫我者乃爲君之職虐我者則於君職反矣
反乎君職則是讎也撫與虐爲對后與讎爲對古
人於君之義指其對立之理而言之非於民之義
而發也況撫者后之道虐者讎之事也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
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
以登乃辟

紂天命已絶人心已去一獨夫耳方擁虛位大作
其威於民乃汝之世讎人君政令或有不善以及
于民安可即讎其君君天也天可讎乎世讎之言
因獨夫而發也自古人有言以下辭旨峻厲天地
之化陰陽之氣和則翔之以風潤之以雨霏微霢
霂而物無不遂戾則偃之以疾風轟之以迅雷凌
厲震動而物無不肅聖人天也樹德必務其滋長
至於比屋可封之域除惡只務其本殲厥渠魁殄
殲乃讎而已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而成
其大功祭祀思敬軍旅思嚴衆士當勉進其果毅
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果毅者軍旅之主也如此則

可以成乃君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以賞罰警衆士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嘆息而言我周受命之本也文王之德若日月之
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與堯之光宅天下舜之
重華一也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耳西土者所
治之地近而尤顯光華所自發也文王之德既如
此惟我有周所以大受多方文王盛德之光華武
王繼之甚難故常有不自堅之心文王仰無愧俯
無怍實有克受之道若受勝我非文王德不至乃
我不善繼耳觀此可以知武王之毋必毋我也以
武王伐紂尚以紂對言予克受受克予可謂毋必
矣以文考爲言不敢歸之於己可謂毋我矣苟以
爲可必而萌有我之心即非天心非天心則非天
計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牧誓第四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周車乘之數也虎賁三百人左右衛士武夫也如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以趨者

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實從之止云戎車三百兩者記其實也蓋八百諸侯雖同伐而牧野之陣受約束而戰者惟西土之人獨當其危耳

時甲子昧爽

紂與武王兩軍相向之時也甲子昧爽武王之師

已先一日而陳何以知之後言癸亥陳于商郊至甲子紂始率如林之衆與之戰耳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抵誓師有誓於軍中者有誓於軍門之外者有交刃而誓者故司馬法曰三王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武王此誓以交刃而誓也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

所謂黃鉞白旄左杖右秉不必深求舊說左手杖鉞示無事於殺右手秉旄示有事於敎亦近於過

但杖鉞秉旄武王自臨戰陣與士卒同勞苦以鉞與旄指麾三軍之耳目耳

逖矣西土之人

觀此言至誠惻怛不敢自安若卒聞之其冒矢石之勞忘霜露之苦必矣春秋時楚莊伐蕭軍人多寒王巡撫之皆如挾纊楚王豈能養其誠心於未戰之先一時慰勞尚如挾纊況武王至誠惻怛養之有素西土之人其如何哉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三卿也春秋昭公四年叔孫穆子賜路使三官書之季孫爲司徒實書名叔孫

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用見一叫
徒司馬司空爲諸侯之三卿明矣武王既受天
行天罰而紂尚拱虛位故不敢行天子之事止用
三卿聖人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湯用玄牡
之意也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武王臨陳誓不止於西土小大遠近諸國皆誓之
也當時歸武王者八百國何止言庸蜀羌髳微盧
彭濮人此序書之法舉遠而知近舉小而知大舉
微而知著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言軍威各當稱其物嚴整精神以聽予一人之誓
命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此天地易位古今之大變也天地之中各有定位
君倡而臣和男外而女内夫行而婦隨皆不可易
者牝雞至於司晨陰陽謬戾則一家之索可知矣
言天本無心紂先自易其位故天從而易之耳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是不能尊其常尊
也

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親有常親紂昏弃王父母弟是不能親其常親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
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皆所謂易位也乃男内而女外婦倡而夫隨小人
在位君子在野也是以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恭非拳曲之恭也聖人之恭臨事之際義理密察
法制森嚴武王之所謂恭行天罰者軍律之嚴整
者是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六步七步坐作進退也四伐五伐攻刺擊戰也六

步七步乃止而齊聖人之師坐作進退紀律如此
後世之師有追逐夜行三百里者其紀律安在哉
夫子勗哉
勗者勉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所謂齊者非
謂刺擊至于四五六七又止而齊也如此則動有
所礙矣軍陣之間形勢高下敵情艱險皆不可知
拘於止齊亦豈聖人之法乎周禮大司馬伍兩卒
旅各有其長使止齊者使其步伍之長各自止其
止自齊其齊故當戰亦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

一人百將一指足以見武王之恭行天罰其不妄侵掠可知矣

曷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桓桓者師直爲壯之意不直則餒安能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哉武王無一毫愧心所謂對越在天也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曷哉夫子爾所弗曷其于爾躬有戮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奔於我者不當殺之以勞役西土之人但取彼凶殘而已曷哉夫子爾所不曷其于爾躬有戮者前篇言誓師繁簡見風氣之變此又見武王於風氣變換之餘能還其厚於已

薄也當舜之時言罰弗及嗣啓伐有扈度德不如於法之外增一言曰予則孥戮汝戮固非盡殺言累及妻孥耳至湯伐桀亦言予則孥戮汝武王伐紂泰誓止言不迪有顯戮此言其于爾躬有戮忠厚之象復還於古見聖人於世變風移又能厚其已薄於數百年之下也非湯之德不如武王武王上承太王王季文王積累之深而民心薰蒸之久也

武成第五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

觀武成一篇見武王有聚商之規摹有定商之規

周書

摹以至公大義取之以明法成理定之後世之君
亦有乘機會赴事動而取天下者如秦皇隋文晉
武得天下未幾或以奢侈亡或以叢脞亡或以委
靡亡取之無其義而又無以定之也往伐者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之時歸獸者歸馬放牛之時識其
政事者列爵分土之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旁死魄初二日也明生而魄死旁近也古者以事
繫日此特紀於魄者古史欲爲萬世之計日者在
天常著之象曆久而必差所以堯典史官以星紀
事曆或有差日與星無或差之理此聖賢經遠之
慮也大抵出師必先期一日整辦軍容初三日將
往伐商則初二日正整軍之日止書一月壬辰其
下不書事者見武王素辦不待臨時所謂師出而
人不知也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
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翼日壬辰之次日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
于豐其四月初三日也王方自商歸鎬京見武王
數十日之間留於商邑整治規摹撫摩人民凡周
家之政皆在於此乃偃武修文者兵端不起於武
王應之而已所以平定即偃武也豈如唐太宗遼

東之役哉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示天下不復事武之意然牛馬非盡歸放也所謂

天子十有二閑與丘甸軍賦之法自不可廢但歸

放當時伐紂之役所興調者耳使武王盡歸馬放

牛則異時四征弗庭以至管蔡之誅將何所用如

後世蕭俛段文昌銷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吾示

之一字有意但示不復用兵之意於天下武王至

此示生意於天下所謂天地之大德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與舜歸格于藝祖同意舜巡狩而歸苟有一諸侯

不順一土地不治舜之心如何哉武王伐紂苟有

一毫不盡豈能對越在天天下諸侯皆駿奔走執

豆籩亦與武王同此心也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王伐紂非武王之事乃天地山川有責於我我

盡其責至于功成乃大告於天地山川耳又以見

武王之心與天地神明爲一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諸侯至此皆洗心滌慮於武王而受命然諸侯受

命于周其理易見武王之受命于天無聲臭之可

聞武王於何受之學者所當思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
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謂伐紂非己之能自公劉太王王季篤前烈
基王迹勤王家建之啓之有自來矣太王王季稱
王者追王之也文王能成其勳大受天命以撫綏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非於大用力而小
用德也文王地止百里甲兵不多力亦有限獨德
爲有餘固不以力加人亦未嘗以德而求人之懷
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於大邦自見其德威之可

畏於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懷而已惟九年大統
未集猶曰大勳未集也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我小
子何所爲其承祖父之志耳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聖人心與天地神明爲一莫非一理在上則爲天
在下則爲地其流通則爲川其停峙則爲山其亶
聰明則爲君實一理耳故黙與天地神明相爲賓
主相爲酬酢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武王不敢自居皆歸於祖故自稱有道曾孫承祖
宗之志將以大正商之不正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
萃淵藪

輔相天地贊其化育撫摩人民此君職也紂則反
是天物當贊育也而暴殄之烝民當撫摩也而害
虐之乃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如言天下之惡皆
歸焉大抵水流濕火就燥紂爲惡之主故天下之
惡皆於紂而聚

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
罔不率俾俾者使也華夏蠻貊者凡天地之間仁人則盡天地之心者惟其既
命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則盡天地之心者惟其既
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絶暴亂之封略
謂伐紂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俾者使也華夏蠻
貊庸蜀羌髳之類也恭天成命謂天已成誅紂之
命已成之命言天已斷欲誅紂也

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予武王之士女亦以此昭武王之
武王既以此安士女之心士女亦以此昭武王之
心上言祭祀此言民歸人君民神之主民歸神亦
歸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其士女篚厥玄黃
即天休之震動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聖人與神明貫通故臨之若在上質之若同體言

以濟兆民見武王代紂我無與焉可以見武王之心也

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先時後時皆非俟天休命必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然後往伐所謂俟天休命也若先時而動乃武王私意之動耳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當時止逋逃之人與紂俱生死耳其餘人心皆歸武王故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之兵前自殺

其後逋逃之人血流漂杵孟子言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孔子定書而存此語聖人於書達觀大義不謂有此一語能害天地曰生之大德而當時實事亦不可沒也如春陽時和氣周徧間有雨雹豈害其為春

孟子當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之時恐時君或以藉口故於其原而止遏之

一戎衣天下大定

戎衣一衣天下即定矣

乃反商政政由舊

武王不別創為周政也止反商之舊政使天下復

見六七作之君之政令而已

序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此天地重開之意也箕子之賢紂反囚之武王則與之釋比干之忠紂反殺之武王則封其墓商容亦賢人也表其閭巷以旌之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財在天下本流通之物粟在天下本養人之具下之供上九貢九職自有常數紂私爲已有聚之於鹿臺積之於鉅橋武王散之發之使流通養人者各復其當然耳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武王也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意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自然之理也

爵惟五分土惟三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武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大相維在外之政也三代以前疆理之政明一夫受田百畝小大貴賤各有定分不可兼并聚斂掊尅止紂一人控天下之樞故其惡熾自阡陌既開疆家大族自相吞奪始田侯田宅侯宅天下不知其幾紂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此在內之政也用人當盡用賢者蓋天工人代非

賢安可至於位事則各隨其能大抵賢人不比聖
人事事能之或有能此而不能彼者必因其有是
能則任以是職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
治
五教者五常之教也食者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也
喪者慎終追遠之義也祭者報本反始之義也惟
於此三事教之者皆良心之所自發也王者之治
不過教養而已武王至此夫何爲哉有信者則惇
之有義者則明之有德者則崇之有功者則報之
使萬物各得其所垂拱而天下自治可以見武王
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夫相去既數百年氣
象不同矣而終篇一語堯舜無爲之治乃恍然而
若存耶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七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上三語所以撥天下之亂下一語所以反天下之正勝殷殺受爲革命之舉此至大之事箕子不過區區囚奴以之歸作洪範似與上兩句輕重不同何以對言之以迹而論固有間以理而論革命之舉固欲除天下之大害箕子之訪又欲傳天下之大法其事之重一也孔子序書與春秋同筆

武王勝殷殺受孔安國曰不殺而放紂自焚也若有所解釋掩蔽誠爲忠厚然不知孔子之筆自有易直正大之體聖人無心因其所遇春生秋殺各行其時耳以箕子歸以之一字不可不深求也箕子與微子比干言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是無歸周之意矣書以箕子歸見箕子之心不歸周以箕子歸者武王也涵詠武王勝殷殺受一語洪範一篇可以默諭涵詠以箕子歸一語微子一篇可以默諭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遺百王之範未嘗渝其不歸周之意而又不得而不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見箕子不忘商之意商以年爲祀箕子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義不爲異代之臣矣道統在身不得不爲武王陳洪範故以年爲祀又見聖賢於君臣之際毫釐不忘武王不敢嫌也王訪于箕子不敢屈而致也武王之尊德樂道如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者武王不敢輕其言又嗟嘆以發之惟天所以

默相下民使之和合各得其居上棟下宇夏葛冬
裘飢食渴飲者是孰使之然哉人君代天理物輔
相裁成之責甚重而我不知彝倫之所由敘苟不
知彝倫攸敘輔相裁成何賴焉武王天命已定乃
自視君職之缺然如湯既克夏曰俾予一人輯寧
爾邦家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輯寧者相協之謂聖
人相傳之心一也君職在焉曰未知曰不知所以
無愧於君職也且武王豈眞不知邪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道統
已在況親得之於文王之正傳又有周公爲之左
右輔相安有不知觀其言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

厥居苟其習不察行不著將以下民爲自生自養
烏知天之陰騭者哉武王蓋灼見聖學之無窮也
大抵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則一其間節目
必有本原所以堯舜禹曰若稽古傳說告高宗曰
學于古訓而武王必證於箕子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乃者有紬繹之意蓋箕子亦得於遺言大訓老師
宿儒非能以臆說也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
說兩云乃言洪範大體可見矣箕子欲言九疇先
於根本推之洪水之害正當疏通鯀反陻塞之故

汨陳其五行水者五行之一水陻而五行皆汨見
五行同一源也汨其一則五者皆失其性矣帝乃
震怒見帝本無怒鯀自汨陳其五行乃從而震怒
之不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堯舜之時法度彰禮
樂著彝倫未嘗斁也止於鯀身言之耳謂鯀自汨
一身之五行自斁一身之彝倫如草木發生一枝
一葉之間又自有陰陽也於本根何傷哉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今但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見
殛鯀用禹者舜也
舜由其理之當然當時所爲皆有天下而不與之
意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前必先言鯀汨陳五行然後不畀洪範九疇皇於
言禹但云禹乃嗣興天即以洪範九疇錫之中間
工夫所以異於汨陳者不復指名何也此所謂天
本非在外九疇彝倫自有常敘不可加一毫人爲
於其間鯀作爲而汨陳之所以攸斁禹行其所無
事自然攸敘

初一曰五行
太極動而爲陰陽陰陽布而爲五行五行上既有
陰陽陰陽上又有太極何以即言初一曰五行當
深究之萬物無不有初未嘗息也故謂之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五事貌言視聽思也五者當敬而用之以敬爲主
曰五事者言人當從事於此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和也八政在人者五紀在天者先八政而後五
紀者見君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者極之體由其大則中可見正其中則大可有
謂皇極之道布在天下本無虧欠必又得人君建
立其極如論語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次六曰乂用三德
三德者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出而爲治又當以
剛柔正直之三德權其時而用之
次七曰明用稽疑
前所言本末已備似已無疑可以稽考至次七復
謂之稽疑者見聖人至公之體不敢自信苟泰然
以爲無疑可稽即非所謂皇極矣明者明白洞達
不蓄疑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證之於天念者此心之不忘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此者用五福以勸之背此者用六極以威之此
善惡殃慶之理而聖人財成輔相之道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以下皆天地之數也五行無
物不有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本然之性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自然之用也不可移易聚於物發於聲凝於
味皆自然也當思其所以然者

二五事
五事形色天性也聖學精微所當從事於此者故
謂之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者人君之動容貌天下視之以向背也言者王
言惟作命惟口出好興戎天下視之以從違也故
先之至於視聽有物然後能視有言然後能聽故
次之思則五事之主也孔子告顏淵之目先視聽
而此則先貌言蓋顏子爲己之學舉目皆用工之
地也故視聽爲先此乃人君先天下之道故貌言
不得不先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形色天性之美也謂之曰者本然之體非有所
待如水曰潤下之類也有貌則有恭貌本恭不恭
則非所謂貌矣餘亦然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改爲曰作用工之地各由其本然而修之以成德
也雖待於用工亦因其自然之理故恭之所作其
德爲肅不可以作乂餘莫不然其體用與五行一
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聖人於衣食稍足之時即有以教之所以食貨之
後繼之以祀祀者教之祭祀使之報本反始而敬
其所自出古者立國則先宗廟作服則先祭服作
器則先祭器皆此意也司空者度地以居民既得
其居設司徒以教之司徒又教以禮樂射御書數
已發其本然之心矣司徒又教以禮樂射御書數
委曲纖悉也六曰司寇有不率教者方從而刑治
之司寇以上所謂內治七曰賓八曰師所謂外治
賓客之好賓則盡之兵伐之事師則盡之外治不
過此二者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所以統月月所以紀日日者星辰之大曆數則
步占之以敬授人時此五紀之常道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龜山謂極其大則中可求正其中則大可有皇極
之道固不爲堯存而桀亡然非人君有以建之則
能者順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何以各歸其
極惟人君建其極於上故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民始均得矣福非外求只皇極之道便是所
以斂所以敷不可不詳味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人君萬民之取中者使一人不得于中人君之職

即有所虧庶民皆歸于極乃庶民錫汝人君以保
極也錫者上下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
下錫上之謂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言其在下者人言其在上者如皐陶既言知人
又言安民也淫朋之惡易見至於比德苟相比爲
善何以不可蓋比則私也雖爲善而即非皇極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所謂不以一己爲親而以理爲親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雖不合于中儻不至於罹咎其凶咎者亦當大受之

而康而色

和其顔色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也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民有言我所好在德者汝即當錫之以福非謂錫之爵祿土田凡使之歸極復其固有即錫福之謂也如此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然則聖人亦費委曲成就之力邪非聖人之有心皇極之道自當爾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優羞其行而邦其昌

煢獨之人易以虐之謂懦弱而不能自彊者高明之人易以畏之謂過中者中庸賢者過之之謂如煢獨之人以爲不足録高明之人以爲不可教則是遷就避會非皇極之道矣凡人有能有爲即使之陳其所行以獲用於上如此則邦日至於昌盛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凡純正之人既道德純備方進進充實斯人也汝若不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辜天之生先知先覺蓋欲其覺後知後覺也若不置於人上是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正人既不用則時人必受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儻無好德之人君强錫以福其作汝用咎如後世人君以爲君有廣大包容之道不別君子小人兼包幷容及其後也善惡亦我自作其咎也

罪咎亦我自作其咎也薰蕕雜處賢否混淆非獨彼有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三曰遵者用工之地也雖云無偏無陂無作好無作惡又必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正孔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必分別反覆吟咏皇極爾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會如會聚之會皇極之衆理惟先有所會然後能有所歸歸如歸宿之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自此而下箕子再言皇極之道謂此彝此訓非我所自作乃帝之訓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庶民不可視爲空言必當循習踐履此訓可也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不言近皇極而言近天子之光者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即皇極也復初九不遠復二即言以下仁也蓋克己復禮爲仁初既能復禮即仁矣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爲民所極者皇極之道備於此矣言天子職分如此

六三德

上所言者大中之體至此言大中之用所謂時措之宜觀時會通之義也人皆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知所以用剛柔者乃欲民歸於中也正所謂舉偏補弊如易之大過理本無過大過者乃所以使之無過也

一曰正直

言皇極本體然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言皇極之用然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平康之時則循其自然行其所無事以正直之道治之至於彊弗友謂暴很而不能從者則以刑法治之變友謂順從其政治者則以爵賞旌勸之大抵世變道降有彊弗友之人則有順從政教之人天下之理常對立有逆則有順有向則有背若平

康之時則執爲彊執爲變也沈潛者深沈重厚之人所少者發揚蹈厲故當以剛勝高明者有材之人所少者小心遜志故當以柔勝上二句治之也下二句教之也人君兼治教二事彊弗友之人當以剛治之變友之人當以柔治之沈潛重厚之人從而教之以剛高明有材之人從而教之以柔皆欲其歸於中也後世不識所謂中者往往於臨事之時至於膠固而不知權權者非中之外別有權也未可與權是不中也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者亦天下之本福威玉食當出於君苟又出於臣是二本也二本則非中亦非權矣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小而卿大夫則害于家大而人君則害于國在野之人則側頗僻以至於植黨懷私下而庶民則僭忒而至於心流志蕩矣

七稽疑

皇極既敷衆理皆備人君至此若無疑可稽方且稽之於龜筮者聖人公天下爲一體不以一身之

無疑遂謂無事可稽見工夫之無窮也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必曰擇者聖人之占卜與後世異聖人占卜假著龜以寓其神著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必擇卜筮之人其至公無私與之無間然後可以通乎著龜惟能如此然後乃命卜筮曰雨其兆如雨曰霽其兆如雨之霽曰蒙其兆陰黮曰驛其兆絡繹不連屬曰克其兆交錯曰貞內卦也曰悔外卦也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卜則用五者占則用內外二卦衍忒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皆有定體至於定體之外有差忒者卜筮人當推衍之

立時人作卜筮

謂必立是人作卜筮之官以其處心之公燭理之明故能推詳吉凶苟非是人差忒之際安能衍乎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有至公無私之人爲卜筮之官然後可以從二人之言若非其人言雖同其可從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大疑如盤庚之遷都成王之誅管蔡是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天下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所謂大同者無
一事之不該無一理之不順無一處之不合也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自然流慶無窮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吉
又於下一等言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
逆其事亦吉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
所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筮皆從乃可蓋龜筮
無心之物既已皆從它雖有逆卿士庶民或者別
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

台獨卿士庶民懷居而不肯遷何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與周公管蔡之事同當時成王未知民亦罔不
反曰艱大獨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知之其事
終於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人君洗心滌慮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
龜與筮皆從庶幾足以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若龜
從而筮不從必其尚有未盡者故作內吉如祭祀
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不可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謂卿士庶民皆從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不從若不必拘於枯莖朽骨矣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龜筮之不同則是揆之於理有所未當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爲守常則吉一有所動作則凶此義此理至精至微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無偏倚矣又察於至明驗於皇極之道可謂完備凶一極無凶

至微自曰雨至曰時天象森列至明可見庶草蕃廡微細之草尚至於茂盛則其它必無差忒一極備極過多一者極無不至皆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肅時雨若者肅謂收斂無散漫故時雨若乂時暘若者乂謂明辨故時暘若哲者不闇昧故時燠若謀者深治故時寒若聖者鼓舞動盪故時風若各以其類應也爲於此則彼必應人君之氣即天地之氣若鼓之應桴響之從聲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狂忒顛倒則恒雨若躁急則恒暘若逸豫則恒燠若迫切則恒寒若蒙闇則恒風若以蒙視聖不啻如千萬里之遠何爲以蒙對聖蓋純一未發之蒙能養其正即作聖之工故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功有統紀治功亦有統體前所言天之應也此所言人之爲也謂王之職如歲之統十二月王在上爲百官之統必當省察其所以與歲同者卿士惟月各爲其屬之長師尹惟日又統十二辰歲月日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矣

明俊民自然章國家自然平康苟日月歲時既易上下各踰其位則百穀遂不成治遂不明俊民遂微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國家遂不寧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民惟星星森布在上星有好風好雨之不同庶民亦有嗜慾之不同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自有統體若不可有所徇而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汲汲於從星何也然則安可謂治之自有統體而恝然不從民欲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

皇極至此已備人君垂拱無爲而已所謂壽富康
寧攸好德考終命非自外至所謂凶短折疾與憂
貧惡弱咸其自取順天下之理者自與福會拂天
下之理者自與極會聖人建極於上如天正一元
之氣而舉世之人自以向背而吉凶者何可齊也
五福不言貴者在外之物也弱何以與六極之數
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
自彊爲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弱
無力者耳故特以弱立於六極之終大抵爲善主
於剛萬惡之源主於弱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後學 成德 校訂